

惜，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

□龚静

去年中秋节和友人短信互动，她说炎热夏天终于过去了，我们完好无损，要惜福的。闻之感同，并不认为有矫情之嫌，似乎此乃不过寻常，其实常常是非常，想一想，可以每天空调，可以瓜果随常，可以不必曝露户外，可以亲人关心互助，可以小恙虽有不致大疾，何尝不是各种因缘的累积，确乎该惜福的。

常常不自禁想起很多年前去世的外婆，无论寒冬腊月还是炎炎夏日，她总是菜场厨房地忙碌，一日三餐之外，应时节气的各式点心，还有盛夏做酱瓜，冬日酿酒酿，春夏的布鞋，冬寒的棉鞋，都要亲手缝制，那么多年来日年年，家人们似乎也总是觉得应当，在她也是应份，但是中年之后我每每回想，越发觉得这日复一日里的厚重和不易。我们的文化里似乎是比较倾向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心也总喜欢向外，向着所谓的高大远方等等宏大叙事，而于身边之点滴总以为是平常，是不足为道，可是，真要细究起来，这日复一日地操劳忙碌，是基本，是基础，是本质，是所有一切的发生和开始。其实，就算是家人，所有为你做的

一切也并非理所当然，前世今生的因缘成就了此时此刻，不能不惜。

或许人性的特点使然？我们总习惯说马后炮式的惜，当初为什么不能惜呢？也许还是太重视自己的小我，太重视自身的感受，而少去感同身受，少去换位思考。懂得惜，其实也是一种渐渐的意识使然，渐渐地放下小我，懂得不加条件的情感的付出和珍重，懂得发生的一切都是因缘，当时以为会长久，却不过转瞬即逝，没有天长日久，只不过是记忆力的痕迹，和当下此刻的情境心情，是故偶然邂逅也好，经常相伴也罢，都是要惜的。

去年初夏，微博上有陌生网友问：以前在《流行色》上的那些诗是你写的吧？很喜欢。我回复：是的，那是我写的，谢谢你还记得。其实，我自己倒有些忘记了，毕竟很多年过去了，那些随手写的小诗当时是为了配一些服饰图片，自然也是认真书写，且由服饰引发其他的想象和遐思，但过去了也就过去了，觉得不是什么特别的创作，没有正儿八经地保存和收入什么集子中，经网友这么一提，那些轻盈清新的文字感觉好像别梦依稀起来，那是生命

的一个阶段里的碎片吧。其实，随手的文字并不随手，也许也因此而为读者所记得，那么，其实也是该惜的，珍惜这些自己的文字，何尝不是珍惜生命流过的痕迹呢。而读者的感念，那种彼时彼刻与投缘的文字相遇的因缘，亦然是惜。作者、读者、文字，各自的生命相遇，恰也是一种时空和个人能量的因缘。

一个人现在的样子其实是过往总的累积。生命不会辜负曾经的所有。琐碎碎碎的曾经，好比考古的层积，不知不觉中层层叠起一个人生命的风貌和质地。

只是，何以惜又总是说容易做做难呢？惜，是需要随时反省流动着的生活的，一些人事，一些思绪，一些遭际，一些体验，随时在内心过滤，感知、觉察和梳理，留下感悟，好比为自己堆一垒生活的玛尼堆，每次每次地加上一块石头，祈愿和纪念和回忆，皆在于此。倘若只顾着依流动的日子而日子，毫无驻足反省觉知，亦无对生活的一种观照，即便偶尔划过，惜的感念也只是蜻蜓点水罢了。惜，其实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

不过，珍惜那些人和事，并不意味着执著和着相，使生命胶着于某种无法释怀的状态，放下同时是需要修炼的，好比你看云走过，你和云有一份惜，只是云继续行走，你也继续行走，放下其实也是为了相遇，虽然再次相遇就是另一朵云了，那份惜在生命中层层累积。所以，珍惜和放下是不矛盾的。

好比如今不少家庭为了房子财产纠纷不断，乃至家庭关系分崩离析，何况亲情，或许纠结于此的人们或可想想惜和放下，珍惜曾经的家庭关系，放下一些对财产的执著，其实即使那些财产到手真的能改变你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吗？何况财产毕竟有限，生命内在的消耗却是不复再来。倒不如不执著，得该得的，得之，幸也，失之，亦不憾，活着反而会轻松一些。

在世间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些超越世间的大视野的，宇宙苍天，人之一粟尔，珍惜生命中的相遇、感受、体验，却随时地放下，让生命回归原点。如此走过说长是长道短亦短的人生，心能得安。

嘉定童谣

□唐晓东

老嘉定的童谣大多短小而充满生活情趣，清脆的童音伴随着自然的节奏，回想起来煞是好听。

那时城里的弄堂甚至马路上，机动车不多，孩子们一放学就聚在一起白相。比如玩“木头人”游戏时，大家聚在一起拍手唱“吾侬都是木头人，不会讲话不会笑，还有一个不许动。”唱完后，马上屏息不动，谁动谁输——其实眼珠是在转动的，通过眼神的传递，总会有人忍不住笑出声来；两个小伙伴也可以在小竹椅上对坐，做拍手游戏：“一箩麦，两箩麦，三箩开始拍大麦。噼噼啪，噼噼啪。”于是两人开始互相拍对方的手；还有“炒黄豆，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头。”边唱边玩也很有趣；在外面玩的时候，天突然下雨了，也有可供小伙伴们唱的：“大头大头，落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那是笑人大头，或者唱“落雨哩，打烊哩，小八辣子开会哩。”大家顿时散进走廊里去了。

其实在不少老嘉定耳熟能详的童谣之中还有一种是绕口令形式，记得最绕的一首是：“屋里厢有只白脚白鼻头白尾巴花白猫，同隔壁白伯伯屋里的白脚白鼻头白尾巴花白猫勒白伯伯屋里格白墙头上咬，结果（我家的）白脚白鼻头白尾巴花白猫咬伤了白伯伯屋里的白脚白鼻头白尾巴花白猫，白伯伯要（我家）赔伊格白脚白鼻头白尾巴花白猫。”也有一问一答的：“喂喂喂，你姓啥？我姓黄。啥个黄？草头黄；啥个草？稻草。啥个稻？早稻。啥个早？早上……”如此问答，一定要绕到回答中有个“年”字后，最后的对答出现了：“啥个年？一九几年（随当时的年份说），待那姆妈吃碗肉丝面！”这首童谣很锻炼孩子的思维和反应速度，回答问题时要很有技巧。

流行于老嘉定口中的童谣有许多，而且大多与生活紧密结合。比如夏天在院子里乘凉时，就会唱“天上星，亮晶晶，我和星星眨眼睛……”那时城里的夏夜，繁星闪烁，然而到了现在已经很难见到这种景象了。



方竹印 清·吴熙载篆刻
韩天衡美术馆藏

整理抽屉记

□陈恩浩

整理抽屉，有点像谈恋爱，是一件十分私密而又享受的事情。又不太像谈恋爱，恋爱时，常常“缠缠绵绵”，然而抽屉嘛，用力往里一推，“砰”地一声，不管里面乱得像鸡窝还是猪窝，外表看上去都还像个“金窝”，于是任由惰性泛滥，一年半载难得想到去整理。

我不由感叹人类的伟大智慧，发明了抽屉这样的好东西——抽屉一关，谁都不知道里面有料没料。于是乎只有当某一天发现抽屉满到被卡住无法打开之时，脑袋里的红灯才“噌”地亮起来——是该整理一下了。

抽屉似一架“时光机”，放进抽屉的东西和随手丢在书桌上的截然不同，仿佛被赋予了一定的意义，需要由抽屉来发酵出更纯真的价值。

看到旧时好友寄来的一张张已经泛黄的贺卡，情不自禁感动连连；重温数十年前所教学生的来信，他们的音容笑貌仿佛又浮现眼前；最爱翻阅的是相册，看着自己那张故作深沉在石库门拍的童年照片，“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天真无邪的童心怎能掩盖得住呢？伸手摸摸脸上的胡茬，瞥见角落里的一叠“奖状”、“聘书”，暗暗自豪起来，“我也曾经辉煌过”。

整理抽屉不知不觉花费一个下午，将一件件拿出来的东西，这儿摸摸，那儿看看，码齐了再摆回去，动作轻而缓慢，因为还要留些时间给回忆。有时候掂量一样物什，想了好几遍“扔了吧！”最后还是摆回抽屉——总觉得，对于过往，一不小心就会忘了太多太多。于是，整理抽屉成了追忆似水年华，仿佛是在看着过去的自己和朋友，将往事反刍。



塔影相映八百年 毛长红摄

我的同学仇仲谦

□赵春华

大学毕业后，分别44年，了无音讯，这次入学五十年纪念聚会上，他来了，而且，我们俩同住一室。

他叫仇仲谦。

几乎没有变，容貌、身材，个子不高也不胖，活脱脱40多年前的他。

也许是高兴，也许是数十年的生活经历让他变得豪饮，几乎每顿聚餐，他都和我一样喝白酒，这白酒都是同学这次带来的。我和他坐在一起，我多少，他多少，像是在拼酒，但第二夜，他喝高了，从北大赶来看他的婊子一走，他倒头便睡。第二天我醒来，见他依然酣睡着，且和着衣。醒过来，被我一阵坏笑：拼吧，拼得睡觉连衣服也不脱。他讷讷

地：“我的酒量不如你。”我听着舒心，嘿，终究比不过我的酒量。

其实，在班上他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人，也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引人注目，是一个低调、不声不响的人。在这次聚会上我才知道了他在毕业后如何度过这40多年生涯的。

他分在广西河池的一个乡下，将近十年里，一个没有电的地方，上街赶集子要走十多里山路，艰苦程度可想而知。忆及这些，他在我面前一个劲感叹说：“老兄，我比你苦啊！”

后来，他到了河池师专任教，这是一个地区级的师范学校，也是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但就是在这个地方，他挥汗如雨地工作，他做出了骄人的成绩，他和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费振

刚一起出版了《全汉赋校注》，这是一个浩大工程。小小的河池师专也慧眼识人，单独给了他一个工作室。他对我说：“那个工作室也是我的卧室，数年之内我几乎工作、睡觉都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他还出版了《汉赋词典》，他获得国务院津贴——这令我肃然起敬。

聚会后不久，他给我寄来了他和费振刚的另外一本著作《司马相如文选译》，还有一本《周易金言百句》。在同学聚会时，杨伟延说看到过人家引用他写的茶方面的著作，他才嘿嘿一笑，“出过这方面的书，叫《饮茶闲笔》。”

他怎么研究起茶来了呢？而且，他这次来北京就给同学带来了红色火

龙果（皮红肉也红的）、月饼之外就是茶叶。原来，他出身于上海奉贤，读高一时随爸爸从上海去了福建，而他爸爸原来就经营过茶叶这一行的。

退休后，他去了广东省一所民营大学工作。因为我回到了上海工作，叶落归根，对此，他打心里羡慕，对我讲了好几次：“我是回不了家乡了，我也是上海人啊”，一种思念家乡的感情从他生硬的奉贤话中直直地流露出来。

我翻开他的《周易金言百句》，是中英文对照的，什么“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什么“保合太和，乃利贞”，什么“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于我如一头雾水，他都一一注释汇通，我知道他是下了大功夫的。



书海墨香

我爱逗弄含羞草。触遍所有叶子，看都合起来了，我自低头看我的书，偷眼瞧它一片片的开张了，再猝然又来一下。他们都说这是不好的，有甚么不好呢。

——汪曾祺《花园》

